

「吃過飯嗎？」

女性神學反省基督論的一個適當切入點

葛素玲¹

這是一篇當代女性神學工作者的呼聲。作者試著分析台灣人見面時通用的一句問候語，尋找這句話背後所代表的實質涵義。是的，「吃過了」，但是，「是否吃飽」才是問題癥結。同樣，目前基督論課題的論述，對女性基督徒來說，是否能讓她們有飽足感？「女性形象的基督」(Christa)才是能滿足女性讀者「吃過永生的飯了嗎？」這個問題的答案。

引言

「吃過飯嗎？」在台灣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問候語，一天之內甚至會碰到好幾次有人問你這個問題。通常的回答會是：「吃過了，謝謝。你呢？」「哦！我也吃過了，謝謝。」

說實在，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其實卻是相當複雜的問題：「吃過飯嗎？」

說它簡單，因為它在表達我們認知到食物對我們的生理生命確實重要；說它複雜，在於我們吃的飯是否已使我們得到真正飽足，不再飢餓。如此，這個問題就不再只是單純地問你「吃

¹ 本文作者：葛素玲修女 (Antoinette Gutzler, MM)，瑪利諾會士，美國福敦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NY, USA) 神學博士，現居住在台灣，任教於輔大神學院，並常週遊亞洲各國領導避靜及演講。本文原稿為英文，由何麗霞小姐譯為中文發表。

過飯沒有？」而是問你「吃飽了沒有？」也就是在問你：吃了的食物是否已經足夠讓你的肚子飽了，不再飢餓；或是，其實吃得還不夠，還需要更多食物才行。

有一天，我跟我的中文老師一起吃午飯，這經驗使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那天，她吃的是三明治；而我，這個外國人吃的卻是米飯，當我注意到這事時不禁莞爾。她解釋說三明治只是「點心」，只能解解饞，不久她就會想吃那真能讓她填飽肚子的米飯！對她來說，米飯才是真正的主食，點心只是零食，不能與米飯相提並論，更不可能取代米飯。當時，我一邊與老師一起吃午飯，一邊還在思索：假如我們以關心一個人的信仰生命作出發點，是可以問「吃過永生的飯了嗎？」這個問題正是做女性神學反省時的適當切入點之一。

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今日女性神學工作者所嚴厲批評的基督論，因為「在教會信理的各個課題中，基督論裡的論述對女性的壓迫及排斥，顯得最為廣泛、最為厲害」²。若把這個訴求放入上述故事的「語言」中，就是說基督論是最常使婦女們的信仰生命乾涸的信理課題，使婦女不斷企盼那能飽足心靈的主食。這個對基督的渴望為基督信仰的核心帶來發人深省、痛心疾首的問題：婦女可以體驗耶穌基督到甚麼程度呢？也就是說她們受邀「從耶穌身上吸取養分」，可以吸取到甚麼程度？婦女的信仰生命是否只能得到「零食」作為養分，而得不到那激勵她們、滋養她們，帶領她們圓滿地經驗生活基督的「主食」？最後，我們要問，究竟是誰掌控了基督論這個供應永生食糧的「飯碗」，使得對婦女來說，碗中只有「零食」，而無法使信仰生命飢渴的婦女們可以在永生天

² Elizabeth A. Johnson. *She Who Is: The Mystery of God in Feminist Theological Discourse*. (New York: Crossroad, 1990), 151.

主內得到真正的飽足？

本文試圖透過女性神學的角度說明婦女對基督的渴望，並探究下列問題：誰圍坐天主的餐桌？誰可以享用筵席？誰是邀宴的主人？

女性神學反省

女性神學透過批判法 (critique)、資料交叉對照 (alternate sources) 和重新建構法 (reconstruction) 這三步過程，把這個渴望帶到意識和批判反省的層面，檢視婦女產生渴求的原因(批判法)，探索基督宗教經文和傳統對這些問題的洞見(資料交叉對照)，並且加強表達新願景的詞彙描述那邁向基督「米糧」公平分施眾人的日子(重新建構法)³。

女性神學反省主要由婦女基督徒進行，她們渴望在天主的光照下，認識天主、愛天主、愛萬物，好使世上一切—女人、男人、地球和所有生物—欣欣向榮⁴。這由婦女觀點出發的神學反省，在亞洲有一個特殊的急迫性，婦女基督徒努力認識基督、經驗基督，但這個基督卻是由西方進口的，與亞洲人生活無甚關連。面對這樣的情況，婦女們必須問，耶穌對她們來說到底

³ 見 Elizabeth Johnson, *Consider Jesus: Waves of Renewal in Christology*. (New York: Crossroad, 1990), 97~112.

⁴ 路瑟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主張「女性神學的批判原則在於對婦女的提升，因此任何否定、貶抑或扭曲婦女完整人性的，均應視之為非救贖性的。以神學的角度而言，任何貶抑、否定婦女完整人性的，都應假定為不能用以反省神聖或與神聖真實的關係，也不能用以反省萬物之間真實的本質，或成為真實的救贖者，或一個團體或救贖的訊息和工程」。見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Sexism and God Talk: Toward a Feminist Theolog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3), 18~19. Ann Carr 曾寫道「...『女性主義者』...就是指一個人(不論男女)承認婦女擁有完全的人性，承認多個世紀以來在教會和社會上的不平等和不正義已成為婦女境況的特點，並決意投身糾正不公」。"Feminist Views of Christology," in *Chicago Studies* 35: 2 (1996) 128.

是誰，如果耶穌基督在亞洲婦女生命中有一個位置的話⁵。

(一) 批判法

批判的過程包括分析造成婦女信仰生命不得飽足的原因，以及釐清哪些是緊握基督論飯碗、並否定婦女有權分嚐的特權階級。詳察這兩部分，可以揭露神學，無論一般神學或基督論，如何以各式各樣的方法、有系統地壓迫婦女和使婦女邊緣化。

雖然在聖經中對「聖者」原有各種屬於女性和大自然的稱號，但在婦女的信仰生命中，她們必須服從由男性觀點操控的聖經解釋和評註⁶，被迫使用那些佔據主流的男性象徵、名號和意象來形容天主。結果阻礙婦女以「天主看了他造的……認為……很好」（創一 31）的女性肉身來承認自己是「天主的肖像」（*imago Dei*）。而且，想要達到基督門徒和團體領導者的女性典型，或進行倡導這種女性典範的努力在基督徒團體中持續不斷受到排斥。

性別歧視的泛濫，同時呈現在結構（父權制度）和思維模式（男性中心論）中，繼續保護並捍衛在基督宗教傳統內的男

⁵ 對耶穌的詮釋，西方的理解和基督論信理的西化，被一些亞洲女性神學家仔細地檢視。資料包括 Chung Hyun Kyung, "Who is Jesus for Asian Women?" in *Asian Faces of Jesus* (ed. R.S. Sugirtharajah. Maryknoll, NY: Orbis, 1993), 223~46; Virginia Fabella, "Christology from an Asian Women's Perspective," in *We Dare to Dream: Doing Theology as Asian Women* (eds. Virginia Fabella and Sun Ai Lee Park. Hong Kong: Asian Women's Resource Centre for Culture and Theology, 1989), 3~14; Kwok Pu Lan, "Emergent Feminist Theology from Asia," in *Women & Theology* (eds. Mary Ann Hinsdale and Phyllis H. Kaminsky. Maryknoll, NY: Orbis, 1995), 93~98.

⁶ 對撒辣依、哈加爾和亞巴郎故事的評註和解釋即為一例。由男性的觀點，這個故事的中心點在亞巴郎身上，和他沒有子嗣一事上。女性主義的反省指出因著對哈加爾的利用和虐待，使得亞巴郎的渴望能實現，尾隨而來就是因為一個兒子的出生而造成女人之間的敵意。見 Phyllis Trible, *Texts of Terror*, (Philadelphia, 1984), 9~35.

性特權。對此，有一本祈禱書，名為〈孩子們給天主的信〉，有更好的說明，書中一位小朋友西維亞寫道⁷：

「親愛的天主：

男生是不是比女生好？

我知道你是獨一無二的，但求你公平一點。

西維亞 敬上」

在這樣的神學批判內，基督論時常受到責難，被指是壓迫婦女的信理。指控的焦點通常在耶穌男性身分的問題上，以及耶穌的十架常被用來壓迫婦女，使她們保持沉默⁸。女性神學家很清楚耶穌的男性身分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於他的性別一直以來被高舉至過度重要的地位，遠遠凌駕其他衆多意義之上（例如他對天國和其重要性不容妥協的宣講，他對「阿爸」深刻的情感等等），然後天主的男性身分也被陳述：如果耶穌是男性，耶穌是天主，那麼天主必為男性。若天主是男性，那男人必為人類的標準，必能優先到達天國，因此男性的優越性高於女性，男性受到更多的眷顧，女性的生命沒有男性的生命有價值，男性特權和對女性的宰制充斥於整個社會和宗教⁹。

神學的著作如戴爾都良、奧古斯丁和多瑪斯阿圭拉等人的作品都證明了基督宗教內充滿了厭惡女人的思想，而且相信，

⁷ Birgitta Larsson, LTS, "Feminist Theology and the Chinese Church." Paper presented at "Ministering Women, Women in Ministry: A Conference on Feminist Theology in Chinese Contexts," Hong Kong, June 2002.

⁸ 見 Rita Nakashima Brock, *Journeys by Hearts: A Christology of Erotic Power*, (New York: Crossroad, 1988).

⁹ 見 United National Report "The World's Women 2000: Trends and Statistics." 婦女是性虐待和暴力虐待的受害人，受制於各式各樣的暴力行爲，諸如：焚燒新娘（bride burnings），被賣作「外籍新娘」，因戰爭的後果而受強暴、被賣為妓等等。面對基督與體所受如斯的褻瀆，教會卻出奇地沉默。

若女人希望接近天主或肖似天主的話，她們必須克服，亦即否定她們的女性身體¹⁰。

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召叫人在基督內與天主相遇的話，那對婦女來說這如何成爲一個現實呢？基督既是一個「男性」，那麼婦女永遠無法真正地接近他，因爲她們無法分享其圓滿的男性身分。這個神學上對耶穌男性身分在人性和救恩兩方面的誤解和誤傳，造成了以男性肖像和結構來形塑的基督徒團體，即由男人管理，由男人掌握基督論的飯碗的情形。婦女的聲音和經驗被有系統地排拒在神學反省之外，更進一步證明了是男人坐於天主的筵席上，他們飽享食物，他們受到跟他們一樣是男性的天主的邀請。

女性神學在這現實中掙扎，質問這個情況是否天主爲婦女所設計的，這是否就是透過耶穌的宣講、我們所知道的和經驗到的天國！

（二）資料交叉對照

從聖經尋求解放的元素是一件緊急的任務，這也牽引出婦女信仰生活不得飽足而引起的渴求所圍繞的問題。這個追尋獲益於三個專業的學術領域的幫助，使得婦女更易於尋找耶穌所宣講的天國的平等思想。這三個領域是聖經文學批判、現代聖經學者對耶穌的生平、死亡和復活的研究，以及智慧傳統中的基督論¹¹。

¹⁰ 見 Tertullian, *De Cultu Fem.* 2.2; Augustine, *De Trinitate* 7.7, 12.7;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 q. 92, a. 1, as. 1.

¹¹ 這方面的學術著作有 Raymond Brow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John Dominic Crossan, *The Historical Jesus: The Life of a Mediterranean Jewish Peasant*,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1); James D.G. Dunn,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0); John P. Meier,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3vols.

1. 聖經文學批判

在現代聖經文學批判中，女性聖經神學家的作品，例如 Sandra Schneiders，向讀者呈現了閱讀聖經的新觀點，她指出在福音文本中有三個「世界」：文本「背後的世界」（歷史批判的部分）、文本的世界（對於當時接受該文本的團體而言的神學意義），以及文本的未來世界（對今天閱讀該文本的團體的文本意義）。雖然我們不可能進入生活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耶穌基督的意識（文本背後的世界），但我們可以了解他生活的年代，進而能掌握他的話語和行動的意義（文本的世界），使得今天基督徒在跟隨他的路上，也能得到鼓舞和激勵。這個聖經文學工作在今天基督信友團體的實踐中有令人震驚的意涵，對女性神學的反省而言，它的意義更是不容低估。Schneiders 主張：

「教會所宣布的耶穌形象低於——沒有忠於——歷史中的耶穌，雖然前者是植根於後者。由於學者、聖人和對意識形態批評的努力，發現了二者之間的差異，並要求把訊息淨化，在這一點上歷史中的耶穌有重要的意義，透過學者的努力（歷史批判註釋），使它在文本中展現出來。¹²」

這是一個關鍵，指出了如何解開男性霸權對基督論和基督論飯碗的控制。

2. 現代聖經學者的基督論研究

現代聖經學者對耶穌的生平、死亡和復活意義的洞察，使

New York: Doubleday); Elizabeth A. Johnson, "Jesus, the Wisdom of God: A Biblical Basis for Non-Androcentric Christology" *Ephemerides Theologicae Lovanienses* 4 (1985): 261~94.

¹² Sandra Schneiders, *The Revelatory Text: Interpreting the New Testament as Sacred Scriptures*,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1), 10.

他對天國的宣講和婦女作為其門徒和導師的地位，此二者的意義有更深刻的掌握。耶穌的目光牢牢地注視著天主，透過他的宣講、治癒和邀請所有人到「開放的餐桌」的行動，他活出了天國的意義。在耶穌對天國的實踐中清楚地指出誰特別受邀到天主的筵席上：窮人、被排斥者、邊緣者、「他者」、世界上的「小人物」。耶穌基督的天主不是一個有差別待遇的天主，不是一個父權制度和性別歧視的天主，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天主，祂讓耶穌使眾人真正的喜樂¹³。這也包括婦女在內，她們被邀坐席，盡情享用，直到飽足。

聖經學者也重新聲明在福音中的婦女，她們在宣講和實踐天國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和角色，這一直以來都被大大地忽略或被視為無足輕重，之前遭忽略或鮮少提及的婦女現在被放回「天主與人同在」這個故事的融合中。沒有名字的婦女如撒瑪黎亞婦人（若四）、患血漏病的婦人（谷五）、受指控犯姦淫的婦人（若八）和在埋葬耶穌時為他傅油的婦人（谷十四）等，都重新宣認為在耶穌生命中有力量、有影響力的人，是她們向他傳達神學思想，教導他治癒的力量，稱他為她們在這個不義社會中的保障，並表達了她們對追隨耶穌代價的深刻瞭解。

女性神學將其中一位婦女由福音的邊緣放到基督敘述的中心，就是瑪利亞瑪達肋納，她是基督復活第一位見證人，因此其重要性和地位，被任命為「宗徒中的宗徒」，對現今教會中婦女的地位和角色來說，是充滿力量的來源。這個充滿力量和熱情的婦女門徒的名字，在四本福音中都曾提及，她自己的門徒故事與福音故事中的妓女合併在一起，使「瑪達肋納」成為

¹³ 參見 “Jesus’ Dealing with People Liberate Them and Make Them Glad: Jesus as Companion (At Table),” Edward Schillebeeckx, *Jesus: An Experiment in Christology*. (Trans. By Hubert Hoskins. New York: Crossroad, 1979), 200~18.

與「基督重整成功的妓女」(reformed prostitute)同義的名字，這是充滿基督徒想像力的意象。福音中把她描繪為一個想法清晰和慷慨大方的婦人，不特才勇兼備，且充滿信德。《馬爾谷福音》清楚地記載了在耶穌受難、死亡和復活的過程中，她表現了堅定的誠摯，使她同時為男性和女性奠定了門徒的典範。

自耶穌在加里肋亞從事使命事工之初，直至他死亡及復活，婦女們都跟隨著耶穌，是門徒團體的一分子，她們在初期信友團體中佔了重要的地位，肩負團體發展的責任。顯然，按照聖經對耶穌職務的描寫，婦女的身分及貢獻有其不容抹殺的地位¹⁴。女性神學反省的目標是要婦女重拾這些資源的權力，好使今天的團體能夠在福音的力量中邁向未來，使婦女在這個福音的力量中，能在天主開放的餐桌前平等坐席。

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現在出現了：**誰得到吃的？**是不是所有被邀請坐席的人都得到同樣的食物，或是有些人只得到「**點心的零食**」，有些人則能吃到「**米飯的主食**」？反省這些問題，能使我們逐步了解耶穌從「公平的邀請」到「天國開放的餐桌」這個問題徹底的意義。

福音裡一個最有力量的相遇事件，發生於加里肋亞海「對岸」餵飽五千人之後（瑪十四 13~21），耶穌與一個外邦「無名」的婦人相遇，她以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勇敢地面對耶穌：誰得到吃的？只有猶太人嗎？或是天主也邀請外邦人坐席？（瑪十五 21~28）這是一個著名的故事，她大聲吶喊，懇求耶穌治癒其女兒，並被耶穌毫不客氣地回絕。

初次閱讀這故事時，會使人認為這是一個治癒的故事，但經過更深的反省後會發現，其實這個故事帶領我們一步步地瞭

¹⁴ 見 Elisabeth Schüssler-Fiorenza, *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 (New York: Crossroad, 1983).

解這無名氏、這非猶太裔的婦人實際上在挑戰、動搖存在於耶穌使命事工內的宗教排他主義，也就是說他認為天主「開放的餐桌」只有猶太人受到邀請。透過她的教導，耶穌衝破了自身的樊籬，展開「彼岸」之旅（瑪十四 22），對天主在這個世界要完成的事工達至一個嶄新的、撼動人心的理解。

耶穌對「開放的餐桌」的意義獲得了新的洞悉，並使另一個在海「另一邊」的增餅事蹟一餵飽了四千人（瑪十五 32~39）一成為這個新理解的印記。天主的餐桌是為每一個人準備的，沒有差別待遇，天主的「佳餚」是為所有人備用，要讓所有人飽足。

3. 智慧傳統中的基督論

最後，在基督論的智慧傳統中對第三個問題有關「天國開放的餐桌」提供了洞察力：**誰提出筵席的邀請？**聖經學者聲稱耶穌復活之後，他的門徒在這個經驗的光照下才開始說出他是誰，並以不同的方式明認他是天主。其中一個最早的形象，他們把他等同為**智慧**（Sophia 蘇菲亞）。

建基於智慧這個最早對復活基督的確信，女性神學力圖重獲這豐富傳統的力量以為資源，提出婦女在天主筵席上飽享天糧的渴望。在希伯來典籍中，智慧是天主發展最完備的擬人化形象，在《箴言》中她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街頭傳道者、賦予生命者，臨在宇宙的創造中，對所有尋找她的人給予生命。智慧也是一個令人讚賞的女主人，她擺設飯桌，放上精選的佳餚美酒，派遣僕役出外邀請所有人參加筵席，「來吃……來飲……好使你們得以生存」（箴九 1~6）。

聖經學者已追溯出保祿、瑪竇和若望如何在這智慧傳統上表現耶穌就是智慧—天主開展於世界的女性擬人形象。降生成人的智慧就是擺設筵席的主人，她是那一位：「她世世代代，

進入聖善的靈魂〔不論女男〕，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智七 27）。如同 Elizabeth Johnson 所證明的：

「重新使用智慧的意象，使男性主導的神學僵局開出了一條活路，智慧降生為耶穌可被理解為多方面的對立並存（coincidence of opposites）：遭折磨仍受光榮；既是天主自身的存有又是血肉之軀；既是一個人又是一個先知，更是智慧她自己的臨在。一個古老的基督學稱號在女性神學的反省中出現了新的魄力：智慧耶穌，或耶穌—天主之智慧。¹⁵」

（三）重新建構法

上述的反省在基督信仰內，對理解耶穌基督和其實踐帶來特殊的挑戰。女性神學發出**皈依**的呼喚，它強調 metanoia 的需要，即一個真正「內心的改變」，在其中，婦女可重得其女性肉體的美善，承認她們的創造是「天主的肖像」，男性可肯定這善是天主計畫的世界裡重要的一部分。

這「**內心的皈依**」是一個召叫，要我們棄卻任何把耶穌基督強化為一個排他的、男性的方式存在世上的理解。它修復基督奧體成員的平等性，這是眾人自洗禮獲得的（迦三 28），教人轉向門徒平等的絕對實踐，這是耶穌所教導的，而且他身體力行在他的教導和職務中。這是一個朝著革命性教會學的轉向，要求在禮儀中、教會結構和決策階層中，納入婦女的聲音。這是一個意識的反省，使天主的國度更能真實存在，所有人都渴望享用基督食糧的這個要求更明確有力，好使大家都能說：「我吃過了，而且吃得很飽！」

亞洲的聲音和經驗在這個新的願景和重構中，有潛力帶來

¹⁵ Elizabeth Johnson, *Consider Jesus*, 112.

新的洞察力。雖然今天的基督論思想泰半由西方男性聲音和經驗形成，我們可諮詢其他宗教傳統的信友，耶穌故事那些部分觸碰到亞洲人的心靈，並從而獲益。Aloysius Pieris 提出下面這些故事：耶穌為門徒們洗腳，展示出謙卑和服務的態度，那不是傳統中主人對待僕人的樣子；犯姦淫的婦人說明了耶穌毫不含糊地站在受壓迫者和那些受男性權力結構責難的一邊；還有在其子十字架下哭泣的瑪利亞，提出了對戰爭與和平和宗教暴力泛濫的問題¹⁶。

在發展中的亞洲基督論由女性主義角度來看，有另一個基督論方法的重構方式和轉移，我們會問基督在亞洲那裡，使她 / 他被邀請參加筵席，飽享美食。由「你是『誰』？」到「你在『哪裡』？」顯示出基督論問題的擺動，它挑戰了基督徒跨越宗教的僵界，如同耶穌所做的一樣，他當日渡過加里肋亞海到「對岸」，好能找到天國意義新的洞識。在基督亞洲面貌的神學反省中，使我們發現和承認，基督今天與我們生活在一起，臨在我們中間。

這不是一個有權力的、在父權結構中統治一切的男性形象，而是一個印度基督破碎的身體，代表了數百年來在殘忍的種族隔離政策（segregation）下所有被排斥的人、被社會遺棄的人；韓國的基督是在含著恨意的苦難中受折磨的身體（the Han-ridden body）；呈現婦女在哺育子女時所彰顯之「**亞洲女性形象的基督**」（Christa of Asian womanhood）；以及亞洲第三世界的基督是世界上的卑微者¹⁷。隨著我們承認這些活生生

¹⁶ 見 Aloysius Pieris, "Inculturation in Asia: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an Experience." In *Jahrbuch für kontextuelle Theologen*. (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Missio e. V., Aachen, 1993), 133-45.

¹⁷ 見 Aloysius Pieris, "Does Christ Have a Place in Asia?: A Panoramic View." In *Any Room for Christ in Asia?* (Eds. Leonardo Boff and Virgil Elizondo. Maryknoll,

的基督面貌的存在，我們同時也挑戰著教會，並有潛力在今天的
世界帶領信友團體以新的方式與天主合作，實現天國。

女性神學反省是一個力量能讓早已蒙塵的道成肉身和十字
架神學思想重新獲得力量，成為世界上不論女男、貧者和富人、
被排斥者和包容者的力量和挑戰來源，使他們找到自己的聲
音，飽享食物，說出他們在基督內活生生的信仰。

結 論

兩千禧年的和好年中，台灣製作的一張海報正好適合作為
本文的結論。這海報描述台灣很多不同的人—女人、男人、小
孩—齊集在天主開放的飯桌前。不同文化和語言的族群以及各
個政黨共坐一堂。這是一個「喜悅」的圖像—這個由耶穌以言
以行為那麼多人實現的喜悅。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基督論的圖
像，它是一個女性神學反省，為所有天主子民所預視的目標。
在那新的一天，基督論將被肯定為一個信理最能在婦女和所有
信友的信仰生活中滋養他們，給予飽足的食物，使天主子民永
遠不再飢餓。這才是能對「吃過**永生的飯**了嗎？」這個問題，
做一個實實在在的「是」的答覆，在廿一世紀基督論的各類論
述中都能不斷地迴響。